

生在国庆节

王彦平

我与祖国同一天生日，多么荣幸啊！据说这样的缘分只占人口的几分之一。母亲在世时，每每说起此事，总是眯着眼睛陷入温暖的回忆。

那是1957年的10月1日，新中国成立的第8个年头，整个国家都处在朝气蓬勃的青春年代。那年母亲20岁，是清徐县供销社总社的青年标兵。虽然怀孕已经8个月，但她仍以满腔热情投入国庆游行的红旗方阵。母亲后来回忆说，那天，她穿着崭新的服装，胸前别着金灿灿的奖章，双手高举红旗，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。游行的队伍像一条奔腾的红色江河，从县政府大院一路涌向集会广场。沿途梧桐树上挂满彩纸，每家每户的窗口都探出挥舞的手臂。

正当队伍行进到大礼堂门口，大家高呼“祖国万岁”时，母亲突然感到一阵紧似一阵的宫缩。我这个急性子，竟在万众欢呼中抢着登场。后来父亲总是打趣说，我是急着要亲眼看看新中国是什么模样。

县医院接生的王大夫回忆，那天的妇产科忙得不可开交，共有7个婴儿降生，“但就数你家小子最会挑时候，正赶上喊‘祖国万岁’的时候出来，这孩子将来准有出息”。这戏剧性的登场，仿佛为我的人生定下了特殊的基调。

小时候，生日便是我的高光时刻。我坚定地认为，满大街的红旗是为我飘的，夜空的礼花是为我放的。每年这一天，奶奶总会给我蒸一个大花馍，用红枣点缀出吉祥图案，再插上几根珍贵的岁岁蜡烛——那时蜡烛可是稀罕物，是父亲特意从省城捎回来的。有一年，奶奶还在花馍里藏了一颗水果糖，说吃到的人会有福气。当我小心翼翼地掰开花馍，在正中央找到那颗晶莹剔透的糖果

时，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运的孩子。

小学二年级的那次主题班会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班主任董桂香老师让大家说个国庆节的心愿，当别的小朋友说想要糖吃或要新玩具时，我气沉丹田大喊：“祝祖国天天向上！”老师激动地把我抱起来转圈。那天放学后，董老师特意送我一本书红色封皮的《英雄董存瑞》，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着：“愿你踏着英雄的脚步成长。”这本书伴随我度过了少年时代，书页虽已泛黄，但那份期许始终珍藏在我心中。

这些年来，我亲眼见证着国庆庆典的变迁。从最初的锣鼓秧歌，到如今的无人机表演；从马车炮队，到导弹方阵。我的每一个生日，都像是祖国发展的一个注脚。1997年，香港回归后的第一个国庆日，我在深圳出差，隔着罗湖桥望见对岸绚烂的烟花；2001年的国庆恰逢中秋，我们全家在上海世纪公园里边赏月边看礼花；2009年国庆，女儿特意从国外飞回来，说一定要陪爸爸过60岁的生日。这些难忘的时刻，如珍珠般串联起祖国前进的脚步，也串联起我的人生。

生在国庆节，就像被命运盖了个金光闪闪的戳。这些年来，我深深感受到与祖国同生日的光荣与幸福。每当生日来临，我不仅庆祝自己的成长，更庆幸能亲眼见证祖国的繁荣昌盛。从粮票到移动支付，从自行车到高铁，从筒子楼到花园小区，我的人生轨迹与祖国的发展曲线完美重叠。这份独特的生日礼物，是任何物质享受都无法比拟的。

每当听到“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的中国”，我总会笑咪咪地接一句：“也是我的，咱们同乐同乐！”

那天，保姆有事回老家了，我便回去陪老妈。

晚饭后，我连拉带哄，让老妈看阳台外面的灯火：“妈，你看那红红的灯光，像过年一样。”让她认字：“妈，你看那大楼上是什么字？”让她看她种的花：“妈，你看这花长得和人一样高了，这绿绿的叶子长得多好！”

我想尽办法，没话找话，没事找事地让她饭后多站一会儿，不要马上回卧室躺下。可没过一会儿，老妈就转身往卧室走。经过组合柜上老爸的遗像时，我问这是谁，老妈答老头。看到外甥女和我家姑娘的照片，老妈说不认识。

给老妈剪了指甲，我拿起床边放着的书，让她看封皮上的小鸟，看带着斑马条纹一样的树叶，问她那弯曲的图案像什么，老妈说像辣椒。哦，还真像！

我又拿出《燃灯者》，让老妈认书名，老妈清晰地说：“燃灯。”《寻常百姓家》的书名是行楷，老妈却轻松说出。我喜出望外，对老妈竖起大拇指。

认过字后，我又拿起几大册影集。这次，老妈不仅认出了广胜寺，还指着侧下方说下寺（广胜寺分上寺、下寺），指着前景的树枝说柏树；看到老爸和同事在永乐宫的照片时，竟然很快数出有几个人。当然，更多的人，她认不出来了，包括年轻时的自己、丈夫、父母、姐弟和自己带过的孙女。“时间太长了。”是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我们聊得很开心，当我盯着老妈的眼睛看时，她笑起来。就这样，饭后大约一个多小时，老妈才回卧室睡觉。看来，小时候的《看图识字》不应该扔，可以留着老了用。

第二天8点多起床，站在餐桌前，老妈看着我有些疑惑地问：“你是三儿？”我高兴地答：“是！是！我是三儿！”没过一会儿，老妈重复询问。

亲人的照片、儿女的音容、故乡的风物、文字的刺激，呼唤老妈渐渐迷失的记忆，拉扯她渐渐走向迷雾中的步伐，让遗忘来得晚一些、再晚一些。

陪着老妈找记忆

薛克



月圆之夜

赵俊峰

中秋的月，国庆的旗，将在这个金秋时节相遇。月光如水，旗帜似火，一柔一刚，交织成这个秋天最动人的风景。

老宅院里的石榴树已果实累累。每年，母亲都将一个月饼切成五份，最大的那份留给远隔重洋的弟弟，去年也一样。“视频通了！”平板电脑的屏幕那端是墨尔本，弟弟一家正围坐在异国的餐桌前，桌上也摆着月饼。“哥，你看，我们这儿也有月亮。”弟弟将镜头转向窗外，南半球的月亮同样圆润如玉。屏幕那端，7岁的小侄女忽然用稚嫩的声音背诵：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”全场静默一瞬，继而笑声与泪光交织。原来弟弟每天睡前都教女儿背一首唐诗，他说：“诗里有故乡的味道。”

月光穿越时空，照在长安街的红墙上，照在维多利亚港的波光里，照在海外游子的窗台上。中秋月圆之夜，从北国到江南，从西部边陲到东海之滨，亿万人家餐桌上的月饼形状各异，却都饱含着同样的期盼——团圆。

爷爷在世时常说，他小时候过中秋，能分到半块月饼就是天大的幸福。如今，月饼琳琅满目，但最珍贵的仍然是围坐分享的那份温情，不变的是对团圆的渴望。

月光静静洒落，无论身在何处，我们会共享一轮明月。

图片来源于网络

奶奶给我打月饼

韩亚丽

中秋将至，望着超市里琳琅满目、包装精致的月饼礼盒，我心中泛起难以言说的惆怅，想念小时候奶奶用鏊子亲手打出的月饼——那是真正属于中秋的、独一无二的香甜。

奶奶在鏊子上做的月饼、棋子豆、石头饼，是我童年最珍贵的零食。一进农历八月，奶奶便拿出平时省吃俭用积攒的白面、糖、香油、核桃、花生、红枣和红豆等食材，准备打月饼。

奶奶做的月饼有两种馅：五仁和红豆沙。拌馅时，我总喜欢黏在她身边，看她把花生、核桃擀得细碎，倒入冰糖、芝麻、青红丝，再加面粉与食用油轻轻搅匀。那香味一阵阵扑来，我便趁奶奶不注意，偷偷抠一点塞进嘴里。豆沙馅更是奶奶的拿手好戏，把红豆与红枣煮到“开花”，再加白糖，用勺子一点点抿成细沙，豆沙甜糯、枣香浓郁，还没有入口，心已甜透了。

打月饼的这天，我们姐弟总是抢着帮忙，擀面皮、包馅、点红点，时不时再偷吃点馅料。面粉沾在鼻尖上，香味飘在屋檐下。最让我记忆深刻的，是那个

神奇的木头模具，模具凹槽里还刻着四个字——花好月圆，放进饼坯轻轻按压，那四个字便清晰地印在饼面上，也印在了时光里。

最难忘的是月饼烤熟的那一刻，奶奶缓缓揭开鏊盖，热气腾起，满屋都是月饼那混合着焦香、甜润的味道。刚烤好的月饼金黄饱满，边缘微焦，芝麻粒粒分明，看得人垂涎欲滴。奶奶自己舍不得吃一口，只是笑盈盈地看着我们吃，仿佛我们的咂嘴称赞，就是送给她最好的礼物。

中秋节的晚上，奶奶会在院子里摆上香炉，点燃香烛，叫上一家人拜月。月饼端正地放在桌子中央，四周配着红枣、沙果，还有她蒸的可爱的小白兔馍馍。她说，这寓意五谷丰登、瓜果满园。她还给我们讲嫦娥奔月的故事。童年的中秋，就是在这样的故事与滋味中度过的，圆满、明亮、香甜。

奶奶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0年了。这些年里，我尝过流心月饼的细腻绵密，品过桂花月饼的清甜芬芳，也吃过冰皮月饼的沁凉清爽，却再也找不到童年鏊子边的那般滋味。这失落，来自心底深处再也无法被填满的空白。

每当月光铺满人间，我总会想起奶奶躬身守在鏊子前的模样，想起她额上沁出的细汗和含笑的嘴角。那些简单却厚重的味道，已无处寻觅；而那份藏在月饼里的深情，却伴着我一年又一年，永不褪色。

奶奶，又到中秋了，我想您了！

